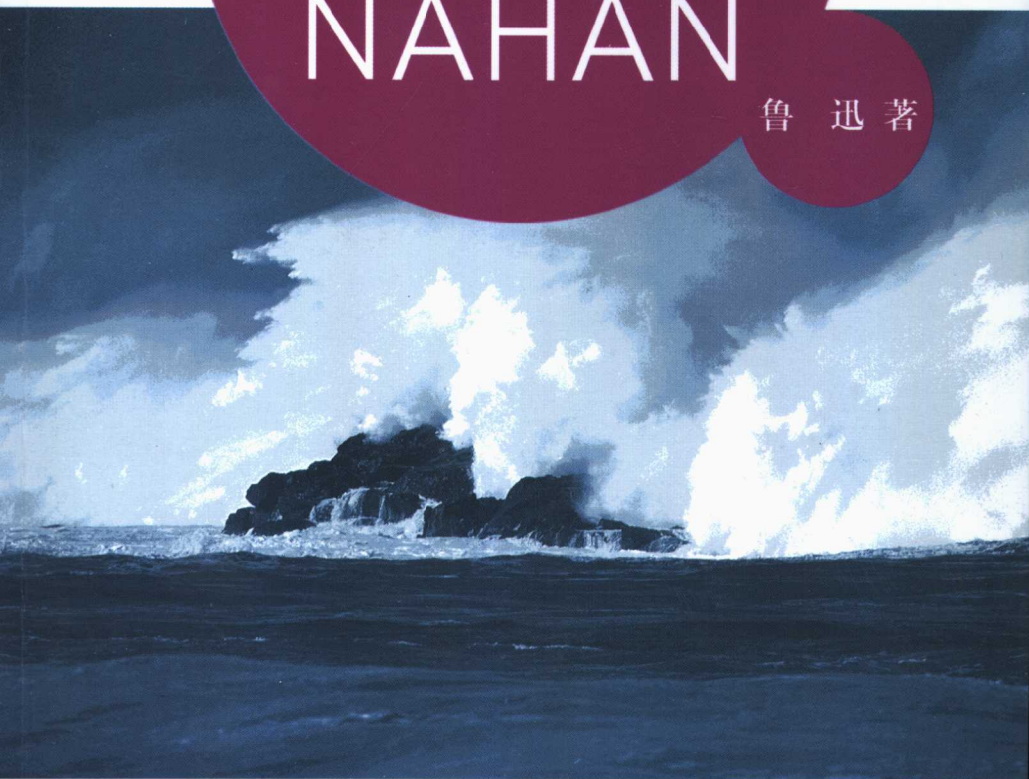


中小学生必读丛书  教育部指定书目

# 呐喊

NAHAN

鲁迅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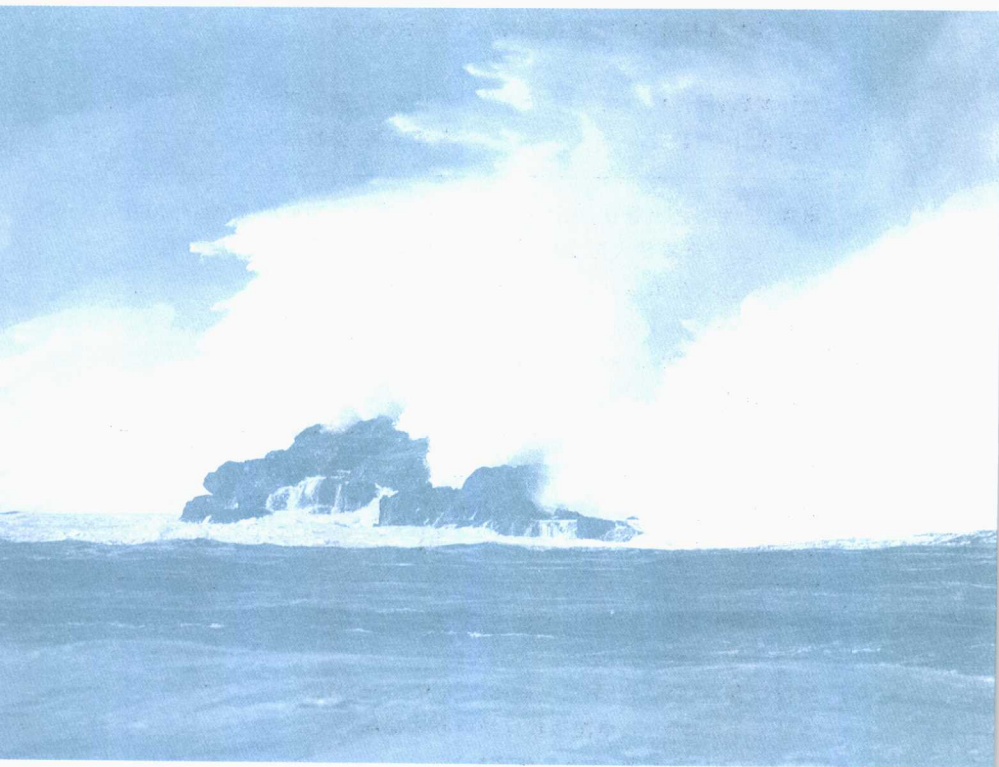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小学生必读丛书·教育部指定书目

# 呐喊

鲁迅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鲁迅著;李俊国、文俊校注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1

ISBN 7-5354-2903-3

I. 呐…

II. ①鲁…②李…③文…

III. 鲁迅小说-选集

IV.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6385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姚 梅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刷厂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4.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6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

定价:7.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李俊国 校注  
文 俊

## 导 读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时，其祖父周福清正在京做官，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取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平”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为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已家道中落的鲁迅离开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在当时，学习洋务是走投无路的人的选择，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周椒生为了不失“名门”之雅，将鲁迅家谱中的本名——樟寿——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鲁迅是他的笔名，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使用，鲁取母姓，因先前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遂单字“迅”，后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共14篇，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描述了作为文化启蒙者的知识分子觉醒、抗争的经历。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五号《新青年》杂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缘起，《呐喊·自序》有大致的交代。其时，鲁迅正处于自己人生两大转变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转变期——弃医从文。鲁迅原本想学医救治那些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从日本归国后的所见所闻，尤其是在日本经历的



“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意识到，救治国人的灵魂或许比救治他们的身体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一“立人”思想的引领下，鲁迅才能借助精神错乱的“狂人”，用其语无伦次的独白还原了中国历史的本真面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个“吃人”的历史，而且更可悲的是，这些“吃人”的记录都被“仁义道德”虚伪地掩盖了。这一发现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它像炮弹一样把自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愤怒发射出去。它是对整个中国旧有文明、旧文化的总攻击，只有反抗，没有留恋；只有愤激，没有忧郁。

《阿Q正传》是鲁迅惟一的一个中篇小说，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写出一个现代的国人的灵魂”。事实上，鲁迅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以至于鲁迅在《阿Q正传》之前写下的一些作品，都像是在给《阿Q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Q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作品最值得称道的是成功塑造了阿Q的人物形象。同是农民，他和《风波》里的七斤、《故乡》中的闰土等，都有很大的不同。阿Q最擅长的是“精神胜利法”，他卑怯又极度自尊，油滑却不失善良，自私虚荣也有天真可爱之处。阿Q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他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他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鲁迅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Q的遭遇更成为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在这一点上，《阿Q正传》堪与《钦差大臣》相媲美，二者都是以闹剧和滑稽为形式的作品，然而其中却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们不仅暴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种种黑暗，揭示出不幸的小人物苦难的人生，而且在他



们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表层下面，深蕴着对民族的社会心理的发掘，并且以此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本质。

如果说《狂人日记》是压抑的愤懑，《阿Q正传》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孔乙己》就是一个简短的记事，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报道”，有同情，也有讽刺，简洁得有些冷峻，短小得有些愤懑。《故乡》与《社戏》则与上述作品完全不同，它们表达的是一种忧郁、美丽、悠长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是作者与“故乡”“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是作者在烦扰世间求得心灵平和的精神家园。鲁迅也由此开创了中国“乡土小说”的先河。

鲁迅的小说用笔深刻冷隽，以至于他自己都承认透露着安特列夫式的冷气。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灵魂深处的创痕，掩藏最里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峭拔的优点。他答《北斗杂志》如何写创作小说之问时，曾有这样的话：“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吝惜。”鲁迅文字的简洁真正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鲁迅小说还具有体裁新颖独创的特点，譬如《狂人日记》是日记体；《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属杂感性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属于小品化小说；《社戏》、《故乡》则属于散文化小说……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先生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幸运的是，我们的民族既不是“可怜的生物之群”，我们的国家也不是



N  
V  
H  
V  
N

“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为我们拥有鲁迅，且每个时代的鲁迅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 目 录

|             |     |
|-------------|-----|
| 自序 .....    | 1   |
| 狂人日记 .....  | 8   |
| 孔乙己 .....   | 20  |
| 药 .....     | 25  |
| 明天 .....    | 34  |
| 一件小事 .....  | 41  |
| 头发的故事 ..... | 44  |
| 风波 .....    | 50  |
| 故乡 .....    | 58  |
| 阿Q正传 .....  | 67  |
| 端午节 .....   | 106 |
| 白光 .....    | 114 |
| 兔和猫 .....   | 120 |
| 鸭的喜剧 .....  | 125 |
| 社戏 .....    | 129 |

## 自序<sup>①</sup>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sup>②</sup>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sup>③</sup>，……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sup>④</sup>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sup>⑤</sup>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sup>⑥</sup>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sup>⑦</sup>是正路，所谓学洋务<sup>⑧</sup>，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



致<sup>⑨</sup>，算学<sup>⑩</sup>，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sup>⑪</sup>和《化学卫生论》<sup>⑫</sup>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sup>⑬</sup>，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sup>⑭</sup>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sup>⑮</sup>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sup>⑯</sup>，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sup>⑰</sup>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sup>⑱</sup>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

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sup>①</sup>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sup>②</sup>，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sup>③</sup>，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sup>④</sup>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sup>⑤</sup>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sup>⑥</sup>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sup>⑦</sup>。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sup>⑧</sup>，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



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sup>②</sup>，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sup>③</sup>，然而那时仿佛不特<sup>④</sup>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

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悼<sup>①</sup>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sup>②</sup>用了曲笔<sup>③</sup>，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sup>④</sup>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sup>⑤</sup>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 注释

1. 本篇曾发表于1923年8月21日《晨报·文学旬刊》。
2. 质铺：当铺。
3. 平地木：即紫金牛，根皮可入药。这段文字可参见《朝花夕拾·父亲的病》。
4. 途路：经历；过程。
5. 到N进K学堂：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6. 伊：她。当时还未使用“她”字，文章中常以“伊”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
7. 应试：指参加科举考试。在隋唐以后的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一直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
8. 学洋务：清朝末年，一部分封建官僚为维护封建统治，曾推行以



“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这里的“学洋务”是指在洋务学堂里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

9. 格致：格物致知的简称。《礼记·大学》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的话，意思是说推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清末曾用“格致”统称物理、化学等学科。

10. 算学：算术。

11. 《全体新论》：关于生物学的书，英国合信著，清末译成中文，1851年出版。

12. 《化学卫生论》：关于营养学的书，英国真司腾著，清末译成中文，1879年出版。

13. 方药：中医药方中用的药。也指方剂。

14. 日本维新：指发生于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的维新运动。在此以前，日本一部分学者曾积极宣传西方医学和科学技术，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明治维新的兴起。

15. 医学专门学校：指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作者于1904年至1906年曾在这里学习医学。

16. 电影：这里指幻灯片。

17. 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侵略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04年2月爆发，1905年9月结束。

18. 随喜：佛教用语，见人做功德而乐意参加；也指随着众人做某种表示，或愿意加入集体送礼等。

19. 不名一钱：名，占有。不名一钱就是身无分文的意思。

20. 无可告语：无话可说。

21. 赞和：赞成；同意。

22. 他们：它们。早期白话还没有指代事物的“它”字，常用“他”字来代替。

23. S会馆：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这里居住过。

24. 缢：用绳子勒死；吊死。

25. 钞古碑：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常在公务之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



(后者未完成)。

26. 问题和主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随即在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反击。经过这场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27. 金心异：指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提倡文字改革。1919年3月，复古派文人林纾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一篇题名《荆生》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名叫“金心异”的人物，即影射钱玄同。

28. 《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2年休刊。鲁迅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之一。

29. 不特：不但。

30. 惮：怕。

31. 不恤：不顾及；不忧虑；不顾惜。

32. 曲笔：用曲折、含蓄的笔法表达思想情感。

33. 悬揣：猜想；揣测。

34. 付印：稿件交付出版社，准备出版。



## 狂人日记<sup>①</sup>

某君昆仲<sup>②</sup>，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sup>③</sup>。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sup>④</sup>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sup>⑤</sup>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sup>⑥</sup>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sup>⑦</sup>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sup>⑧</sup>。

—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sup>⑨</sup>，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